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集

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

跨域的搓揉與交纏

余安邦 主編



中央研究院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

跨域的搓揉與交纏

余安邦 主編



中央研究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跨域的搓揉與交纏 / 余安邦

主編.--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2013，11

面；公分.--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第四屆)

ISBN 978-986-03-8546-5 (精裝)

1. 心理學 2. 漢學研究 3. 文集

030.8

102021563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跨域的搓揉與交纏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發行人：翁啟惠

總編輯：黃進興

副總編輯：黃樹民

主編：余安邦

編輯助理：賴淑美

出版發行：中央研究院

印刷者：大光華印務部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商：三民書局

四分溪書坊

南天書局

定價：新台幣 600 元

出版日期：2013 年 11 月

GPN 1010202316 ISBN 978-986-03-8546-5 (精)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物之版權問題，由作者自負文責。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BODY,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HEAL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Edited by An-Bang Yu

Academia Sinica

開幕致詞

大會主席 余英時 院士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召開國際漢學會議是在一九八〇年，原本希望以後每十年召開一次。今年是第四屆，但距第三屆已十二年，算是遲了兩年。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九年已有人提議本院應該召開漢學會議。當時的院長是胡適之先生，他認為台灣的漢學研究無論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都還沒有達到他所期待的水平，因此力主緩議。這一提議卻引起了她對於所謂「漢學中心」的記憶和感慨。他說：

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陳援菴兩位談起將來漢學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在中國的北平，還是在日本的京都，還是在法國的巴黎？現在法國的伯希和等老輩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漢學家現在連唐、宋沒有標點的文章，往往句讀也被他們讀破了。所以希望漢學中心現在是在台灣，將來仍在大陸。

但六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於胡先生的「漢學中心」說已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試一回顧過去五、六十年間漢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認識：

第一，漢學已加速度地擴散到一切專門學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每一部門中都包涵著越來越多的漢學研究，而且在中國科技史的廣大領域中，自然科學的各部門也和漢學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於是出現了一個奇詭的景象：漢學一望無際，觸處皆是，但是漢學作為一個專門學

科 (academic discipline) 卻並不獨立存在，因為漢學研究基本是寄托在其他學科之中的，如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之類。

第二，二戰以後各國漢學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可是「漢學中心」卻未在任何地方出現。不用說，漢學研究在各國活躍的情形頗不一致，但即使是最活躍的國家也未曾取得公認的「中心」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分別考察各國漢學研究的大體趨向，便不難發現：主要由於研究的傳統和關注的問題彼此不同，每一地區的漢學都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風貌。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漢學研究的傳統也不能不是多元的，這是我們今天共同承認的基本事實。

基於以上兩點新認識，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當年最所縈心的「漢學中心」何在的問題，今天已自然而然地消逝了。如果有人堅持要在這個問題上討一個明確的答案，我祇好說：漢學猶如十六世紀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構想中的宇宙，其中心無所不在，其邊緣則無所在 ("Its center is everywhere, its periphery nowhere.")。

自本院一九八〇年召開第一次會議起，我個人每一屆都曾參與準備工作。因此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我們的唯一目的便是給世界各地漢學研究者提供一個充分交流的學術平台，所謂「漢學中心」問題從來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內。我們承認並且尊重每一地區漢學傳統的獨特風格，但是我卻不願看到任何漢學研究社群走上自我封閉的道路。因此不同傳統之間的互相溝通、互相認識和互相影響是極其必要的。我們相信，過去本院主持的三次會議多少曾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我們希望本屆會議也能作出同樣的貢獻。

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感謝各地漢學同道們前來參加會議，特別是遠道冒暑而至的朋友們。我預祝大家有一次成功而愉快的學術聚會。

我個人因事不能到會，謹致最深的歉意！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在 1980 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其後以約 10 年的間隔舉辦一屆，至今已至第四屆。2010 年初我奉翁啟惠院長的任命，擔任副院長一職，當時思考著幾件應該進行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漢學會議。在翁院長的大力支持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順利召開，上距第三屆已有 12 年，而距離第一屆更超過 30 年。30 多年來，與會的學者在改變，討論和關注的議題也隨著時空的推移，不斷的變遷。

當代社會資訊發達，空間距離縮小，連帶促進了地球村的形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使得「漢學」已不再是專屬華人的學問，而儼然成為國際性的議題。學者關心的議題，也不再限於一時一地，而更多跨領域甚至跨國界的觀照。

從這一屆所發表的論文觀察，我感到較諸以往有幾點不同。在這裡僅以史學為例，從「主題」、「材料」與「工具」三方面略作討論。

首先是「主題」的擴展，以歷史研究為例，早已跨出傳統「帝王家譜」的框架，進而更多關注基層社會的歷史，關心人民的生活。討論的議題幾乎可說已經沒有局限而充分展現多元。

從「史料」方面講，傅斯年所揭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精神，繼續得到重視與發揚。尤其近年來大量新材料的出土，大幅改變了我們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這裏所說的新材料，不只限於考古出土的史料，還應該包括過去被列為禁燬或長期處於邊緣的史料，這些以往不能看或不易看到的東西，經過大量的刊印後，如今都觸手可及，無異於「新出土」，提供給學者們一個研究的新寶庫。此外，許多數位化資料庫

的建立，使得過去數十年皓首窮經都做不到的事情，現在也許一個按鍵彈指間就可獲得，為學者帶來無窮的「近用性」。當然，我也必須強調，「檢索」不能代替閱讀。

從「工具」而言，科技帶來許多研究的新工具，數位工具的興起，使研究者與材料之間的關係得到全面的改變。另外如 GIS 的應用，方便我們用空間來思考事情，也使得研究的面向從單點連結到多點、甚至擴展為全面。這些新工具的產生及應用，是過去幾屆漢學會議所無法想像的事。當然，以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們可以想像到第五屆時必然會有更新的工具出現，其新異的程度也可能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

第四屆漢學會議的成功召開，首先要感謝翁啟惠院長的全力支持，余英時院士慨允擔任大會主席，黃進興院士和黃樹民院士力任艱巨。世界各地學者的熱烈響應，更是我們必須表示敬意與謝意的。

在會議召開一年後，全帙 22 冊的會議論文集得以出版，這要歸功於出版委員會的不懈努力以及李宗焜博士、葉光輝博士與各冊主編和學者專家的配合。不論會議期間或出版過程，還有無數的助理同仁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在全書即將付梓之際，我謹代表中央研究院對他們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序

大會祕書處

二〇一〇年四月，翁啟惠院長由於關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指示，籌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語言研究所會同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七個研究單位，共同配合辦理。經過整整兩年的努力，遂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如期召開大會。各國應邀發表論文的學者共計有二九二位，主持與評論者計四十三人，全體與會人員更達一千六百之眾，堪稱學術界的一大盛事。

本次會議具有四大特色：首先，進行深度討論，會議論文發表者，兼做主持人與評論，角色彼此替換；其二，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區的探討；其三，新領域與新議題的開發與探索；最後，迥異於往昔只有資深學人參加，此次廣邀富有潛力的年輕學者與會，副教授以下達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會議期間，雖值颱風侵襲，與會人員一本初衷，風雨無阻，踴躍出席，討論熱烈，成果甚為豐碩。會後，復承王汎森副院長交待，成立編輯委員會，審議提交論文，俾便結集成冊。茲將最後定稿梓行，以供學界分享，並就教於諸方大家。

最後，本會議論文集得以刊行，必須感謝各分冊主編，尤其是出版委員會的編輯祕書李宗焜教授。

謹列本屆國際漢學會議攸關工作人員如下，並致謝忱：

主席兼召集人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祕書長兼副召集人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祕書長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執行祕書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籌備委員（依姓名筆畫順序）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陳恭平（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鄭秋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顧問（依姓名筆畫順序）

丁邦新（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賡武（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杜維明（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郝延平（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其姿（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莊炳煌（中央研究院院士、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許文雄（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楊國樞（中央研究院院士）

葉文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 黃樹民

一般所謂漢學，指的是歐洲學術界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對傳統中華文化鑽研探究的興趣，累積而成的專門知識領域，主要包括歷史、語言、文字、考據、文學、哲學、宗教、思想史等方面。這種以科學方法研究傳統漢文化的新取向，不但在西方學界累積了豐富的學術成果，也對傳統漢文化圈內的學術社團，包括19世紀末中國與日本的知識界，產生重大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成立以來，一向以領銜中華文化的學術研究為其主要發展目標。1949年國民政府東渡來臺後，繼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後成立的民族學研究所，不僅以傳統的中華文化為其研究領域，更擴展至華人文化圈中的其他文化類型，以研究臺灣漢文化與南島民族文化、海外華人社群，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發展為主要研究領域，可謂本院朝向多元化漢學研究目標的另一重要學術單位。這便是何以本所與史語所共同承擔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的主要原因。

本屆國際漢學會議為期三天的議程中，本所特別邀請新加坡大學的近代史學者杜贊奇教授（Prasenjit Duara）發表主題演講。另外，本所同仁也共襄盛舉，一共籌組五個全天性的專題論壇，發表三十九篇論文，包括「漢人民眾宗教研究：田野與理論的結合」（六篇論文）、「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六篇論文）、「華人的心理與行為：全球化脈絡下的研究反思」（九篇論文）、「科技與現代經驗：人類學觀點」（九篇論文）、和「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跨域的搓揉與交纏」（九篇論文）。從這五個專題論壇的內涵，即可看出傳統漢學研究的範圍與主題，深受當代學術發展的影響，在深度

和廣度上已有突破性的發展。

經過審慎的挑選與審查過程，本所將五個專題論壇中的三個場次論文以專書形式出版，包括張珣主編的《漢人民眾宗教研究：田野與理論的結合》、葉光輝主編的《華人的心理與行為：全球化脈絡下的研究反思》，以及余安邦主編的《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跨域的搓揉與交纏》。另一專題論壇「科技與現代經驗：人類學觀點」因文章篇幅較短，則是以《臺灣人類學刊》的專號型式發表，由劉紹華與林文玲合編。本所陸續出版這些論文，以與華文學界分享近年的研究成果。

本屆漢學會議自2010年開始籌備，至2012年6月會議結束，所內同仁上下齊心協力、共襄盛舉，並克服大會期間颱風來襲的威脅，始能順利完成此一重要且具規模的學界大事。我謹代表民族學研究所，向參與的同仁及會期前後提供各種服務的行政人員和助理致上最高敬意，以誌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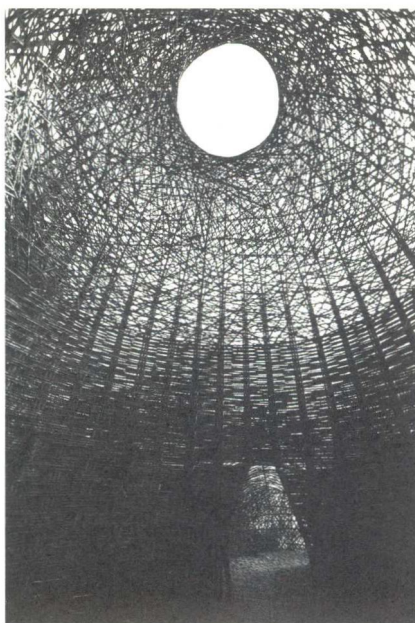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3年5月27日

獻給 余德慧教授 (1951-2012)

一位敬愛的兄長
人文臨床與諮商心理學家
本土（文化）心理學栽種者



余念梓攝影 2012

(序論)

我的傷口，先於我存在；
抑或，
遠去幽靈的永恆回歸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吳綉鳳攝影 2013

誰此刻在世界的某處哭，
無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著我。

誰此刻在世界的某處笑，
無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著我。

誰此刻在世界的某處走，
無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來。

誰此刻在世界的某處死，
無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著我。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入冥的時刻〉

一、南方，似是故人來¹

臺北，午後，39.3 度 C。

等待，進入，里爾克，〈入冥的時刻〉。

「一種詩人的內在動力已決定了他與世界的關係」。²

1 本標題下半句，借自《似是故人來——新歷史主義視角下的20世紀英美文學》一書書名，石堅、王欣著。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年。

2 本句話乃引自於佩爾·哈爾斯特龍（瑞典皇家學院及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頒授給

你，是位詩人。美，一種近乎殘酷、或者殘缺的美，自然成為你一生至關重要的必須。對待你的身軀向來如此，對待作品的要求也是這般。

你的作品似乎都是從夢境中而來，一種古典形式的淵博與簡潔，以及類似南島民族逆向運作的原始思維。況且，你的作品總有那種令人心醉目眩的效果，猶如故鄉比南方更南的椰子樹，蘊含某種充滿火焰的、危險而高拔的藝術氣質，但卻不帶有存在主義瀰漫島國之際的荒涼與虛無；彷彿當年文藝青年對威權時代的叛逆，對不公不義社會的吶喊，對底層人民苦痛的膚慰。如此的寫出，必然是隱含詩意浪漫地革命情操，且深藏追根究柢的生命力，永遠朝向「生」也朝向「死」（也可以是朝向「說」而存在），更「保留了它那作為來自天國的禮物的幻象特徵」。³

「默默低語，像我無數次低語過那樣：『我永遠是它的一部份，也許無法擺脫，忘記生命，又回歸生命，不斷輪迴，就像草根裡的一隻昆蟲。』低語時沒有恐懼，有的甚至是狂喜。」⁴是的，默默低語，葉慈所謂「至福幻象」，終有到來的一天。

甚且，你的作品始終印刻著某種難言的風霜，迴響著廣大受苦者的聲音，並且緊緊連結這片大地的容顏，從而使自己的言行渾然天成般孵化為一種時代叛逆精神。不過，你的目標總是一再推進，你的起點也不時跟著變動，可見，這目標與起點之間，才是最最遙遠的距離。（而我們還在原地踏步，孤芳自賞！）

每部作品總有自身的運動與其軌跡，而你的「思想的風格即其運動」（吉爾·德勒茲與菲利克斯·瓜塔里語）。⁵有人，因你的作品和你結緣，

威廉·巴特勒·葉芝（亦譯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192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辭。刊於《幻象》，威廉·巴特勒·葉芝著，西蒙譯，頁253。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內文中筆者以國內常用譯法葉慈稱呼，但為忠於原譯，註解中則以葉芝表示。

3 同註2，頁257。

4 同註2，〈獻辭——獻給維斯蒂基亞〉，葉芝著，頁5。2006年。

5 引自《關係美學》，尼古拉斯·伯瑞奧德（Nicolas Bourriaud）著，黃建宏譯，頁148。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

也有人，因你的作品而離緣；有人，因你的文字重生，但也有人，因你的文字欣然走向死亡。

記得你曾說過：死亡可以不是悲劇，而是一種恩寵。

一個有趣的比喻是，波特萊爾（或譯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曾在詩中「隱晦地比較了拾垃圾者和詩人的生活：拾垃圾者到處搜尋可回收物品以便維持一種朝不保夕的生活，詩人則將現代城市的渣滓轉化成輝煌的夢想。」⁶ 他如此繼續寫到：

這個人的任務就是搜集都市裡的廢品。這個偉大的城市扔掉的、遺失的、鄙棄的、打爛的所有東西，他都要收起來，分類整理。他參考淫逸生活的檔案和被人拋棄的雜物。他精心挑選。他像一個守財奴收集寶藏，收集工業之神留下的垃圾，細細咀嚼，再將它們轉變為可用或可賞玩的物品……他在石板路上蹣跚而行，就像年輕的詩人們在長日裡追尋詩的韻律。⁷

波特萊爾將詩人與拾荒者的對比，既傳神又諷刺。好比拾荒者般，詩人和他同樣地高貴或者低賤，同樣地浪漫或者無聊；詩人的作品與城市的垃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並無多大差別。一在街上流浪撿拾，一在桌上苦思生產，但他們都是在從事勞心與勞力的偉大事業（眾生平等！）。

在我看來，你的作品就是藝術作品。而重要的是，決定（藝術）閱讀經驗的關鍵性因素，是閱讀者出現在你的作品之前。無論這作品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是實存的還是象徵的。

6 引自《波德萊爾》，羅絲瑪麗·羅伊德（Rosemary Lloyd）著，高烱譯，頁9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7 同註6，頁97。